日本已婚女性:到底跟谁姓?

◆ 津田

日本高等法院在1898年出台了一项法令,要求已婚夫妇必须使用同一姓氏。这项法令被批评者认为有性别歧视嫌疑。同时,日本高院还出台了另一项法令:妇女在离婚后六个月内不许再婚。

最近,由三位单身女性和一对夫妇发起对这两项法令的诉讼,认为这两项法令有损个人尊严和婚姻自由。而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2015年12月16日针对该国《民法》规定的夫妇必须使用同一姓氏做出裁决,判定该规定符合《宪法》。

连系家人VS两性平等

所谓的"夫妇同姓规定"是日本明治时代延续至今的家庭制度基本规定。有趣的是,此次裁决的法官团中,有3名女性法官均表示违宪,但该意见并不占多数。关于是否顺应国际潮流采用"可选择夫妇别姓制度",最高法院认为"理应在国会上讨论",把问题抛给了国会。

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从重视传统家庭制度的立场出发,对于可根据意愿在婚后保留各自姓氏的"可选择夫妇别姓制度"态度谨慎,不少意见担心相关讨论不进反退。

千叶县丽泽大学宪法教授八木秀次表示,姓氏相同会让一家人紧密地连系起来,"我想,我们目前正面临着极端个人主义的扩散,"八木说,"姓氏相同的家庭有一种团结一致的感觉。如果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姓各不相同,那到底是谁家?"

八木秀次表示,支持修订法律、允许使用不同姓氏的人,归根结底是想彻底废除户籍制度。"户籍证件会把夫妻双方和孩子当做一个单位……这个整体保护着孩子的幸福,"八木说,"它还把家人连系在一起,让夫妻双方更不容易分居或离婚。"

已和安倍晋三相识约20年的八木秀次被认为是安倍核心保守政策的策划者。他说,安倍晋三强烈反对将已婚夫妇使用不同姓氏的做法合法化。"反对使用不同姓氏已经成了安倍的一种标志,他说自己无法和支持这么做的人意见一致,"八木秀次说,"他会谈论女性赋权,但那和这个问题截然不同。"

也有日本媒体表示,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15名法官中只有3名女性。这三名女法官提出,在女性活跃于社会舞台的当今社会,女性在婚后改随夫姓不仅不便,还会带来不利。她们举例说,比如婚前积累的营业成绩会得不到肯定、论文的连续性将不被承认等。她们同时批评道:"个人认证的障碍和自我丧失感等负担几乎都由妻子一方承担。这不能说是立足于个人尊严和两性平等的制度。"

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麻里指出:"如果考虑法官男女平衡因素,此次也许会产生不同结果。"立命馆大学家庭法教授二宫周平表示:"应该是显露出了思考夫妻姓氏应该如何为好之人、明白更改姓氏辛酸之人以及并非如此之人的差异。"

日本的舆论调查显示,年龄越大,反对"可选择别姓"者越多,而此次15名法官年龄都在60岁至69岁之间。

放弃结婚 保留各自姓氏

事实上,明治维新前,姓还是日本贵族的权利,平民百姓连姓都没有。后来政府为了编制户籍征税,想出一个办法,就以平民所在区域地名、田名、住所等作为姓氏用以区分民众。例如田中、三井等等。制定户籍法之后,每户才固定了姓,不得任意更改;分家时仍用原姓,并以子从父姓,妻随夫姓,世代相传为原则。随着时代的进步,女性社会地位提高,日本女性可以不随丈夫的姓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日本法律也规定女子结婚可以不随夫姓,但实际上,仍然是妻随夫姓者为多,代代相传的传统想更改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。

日本上议院议员福岛瑞穗和她的伴侣海渡雄一在一起已经大约40年了。然而,他们不会庆祝什么纪念日,因为他们从未正式结婚。几十年前,两人共同决定放弃结婚。原因很简单:他们想保留各自的姓氏。

福岛瑞穗和海渡雄一表示,他们的选择最终证明是最好的。起初,福岛瑞穗做好了自己极有可能在婚后不得不更改姓氏的准备。但等到她18岁左右时,她越想就越反对这种做法。"我是福岛瑞穗,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必须要被吞并和融入(另一个家庭)?"福岛瑞穗说。"因此,我们决定选择一种让两人都能保留自己姓氏的生活方式。"

其实,放弃结婚的决定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们是一对关系稳定的伴侣,都开始了自己的律师职业生涯。福岛瑞穗最终成为了一名参议员,并曾担任社会民主党党魁长达十年。与此同时,海渡雄一也成为了日本的著名律师。

海渡雄一表示,理解福岛瑞穗的想法。"让女方用夫家的姓有违男女平等,"他说。然而,在福岛瑞穗30岁怀孕时,事情发生了变化。尽管是计划内的怀孕,但福岛瑞穗左右为难,因为如果没有结婚证,她的孩子就是非婚生子女。

很多为保留自己的姓氏而选择不结婚的夫妇,都会在所在地的区公所正式登记结婚,并在收到结婚证后申请离婚。尽管为领取必不可少的证书,福岛瑞穗也去了趟当地区公所,但两人最终还是决定不登记结婚。"不领结婚证生孩子是我一生中做的最艰难的决定之一,"福岛瑞穗说,"我特别担心孩子会受歧视。"

已婚女子用本姓常被误以为离婚

日本一家媒体2015年12月6日的调查报告显示,日本妇女大多无法接受婚后改随夫姓的条例。在收到的1744个答卷中,七成来自女性读者,其中1259人认为"考虑姓氏问题时,夫妻间必须相互尊重";她们还表示,保留本身姓氏具有饮水思源和维护自我的意义。

有712人认为婚后若要更改姓氏,会对工作和社交产生不便。一名20来岁的未婚女子就提出:"结婚入了户籍,就必须更改名字,接着还得向公司呈报。若从职业妇女角度而言,保持自己的姓名存在便利。再说,一直使用自己的姓氏,将来若是离婚也无需对外宣布。"

上世纪70年代,日本已有女性以不注册婚姻来抵制这个条例。一名69岁日本妇女申诉:"我在1973年23岁那年结婚,当我告诉大家希望保留自己的姓氏时,大家都极力阻止,就连我的未婚夫也反对我这么做。他要求我放弃,说自己是家里的长男,若妻子是别姓,难以向乡亲父老交待。在日常生活中,我坚持用自己的姓氏,但也常常遇到尴尬的时候,比如发明信片时,就常被外界以为我已离婚。"

比起日本女性,日本男性对夫妇同姓没有太多反对意见。尤其是50岁以上的日本男性,他们更认为:"这是日本的传统,只有维持同姓才能确保家庭凝聚力。若夫妇同姓制度被推翻,就难以保证在100年后日本家庭制度不会发生巨变。"

事实上,姓氏权利的争论,根本上还是日本社会在面临转型时,如何对待女性的角色定位。与其说此事事关日本社会基础单位——家庭的存续,倒不如说在未来的社会分工中,日本政府和社会究竟要赋予女性什么样的角色。而对于一直鼓吹"女性经济学"的安倍首相来说,姓氏权的争论看似简单,其实已经触及日本社会的根基。

摘自《看世界》2016年第2期

快递中国

——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

朱晓军 杨丽萍

14.有所触动

20世纪末,快递在歌舞乡已风起云涌、如火如荼了,赖梅松的亲戚、朋友和大部分同学都加入到了快递的队伍,尤其是他的两位要好的同学——赖建法和商学兵。

商学兵瘦削身材,面容白净,一双细长的眼睛眨动得很快,流露出精明与活泛。"你也做快递吧,快递这玩意儿挺好。"一次,商学兵一上来就对赖梅松说。

这时,商学兵正在做申通的温州网点。商学兵这人不仅能付辛苦,还肯付辛苦。小时家境贫寒,他又是老大,下边弟弟妹妹一大串儿。他是一年四季不闲着,采油茶籽,采箬叶,砍柴。一次上学,他的手肿得老高,原来上山采箬叶时被蜇伤了。商学兵从小就会过日子,在学校吃中午饭时,他把同学倒掉的剩饭剩菜都一点点收拾起来,放学带回家去喂猪。

"穷人的孩子早当家",商学兵还没在"黄埔"毕业就从了"军",读初二时就跑到县城蹬三轮车赚钱去了。别看初中三年没读下来,三轮车却一口气蹬了4年。赖梅松到杭州做木材生意后,商学兵也到了杭州,不过三轮车是没得蹬了,摆起了地摊。1997年,商学兵终于赚到了第一桶金——10000元。有了资本,他收了地摊,去投奔同班同学陈德军,踏上了快递生涯。

商学兵跟赖梅松关系不错,他又娶了赖梅松夫人赖玉凤的同学为妻,这下子两人关系就更不比寻常了。商学兵那边的消息可以分为两个渠道传递到赖梅松的耳朵里。商学兵每天都要往杭州送件,有空就跑到木材市场赖梅松那儿坐坐。

赖梅松条件优越,在市场有三个房间,有一个房间用于烧水做饭,去人也很方便,另外他的父母极为淳朴,有着大山般的慷慨,不论谁来都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分享。也许是老人那像待自己亲生儿子似的亲切,也许是老人那慈善的笑容,以及那浓重的家乡话,远离家乡的游子没事都想过去坐坐,感觉一下家的温暖和那份亲情,商学兵自然也不例外。

"快递?快递有什么好?"赖梅松莫名其妙地问道。"一年赚个二三十万,总是有的。"商学兵认真地说。"二三十万?这点儿钱,我玩似的就赚了。"赖梅松不屑地摇摇头说。赖梅松的木材生意正做得顺风顺水,年利润少说几十万,多则上百万。有那么二三十个固定客户,没事儿大家聚一聚,喝喝茶,合同也就签了。再说,那是大生意,哪笔不是几万、十几万,甚至几十万的;快递赚的是小钱,要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地打交道,一票赚上三元两元,顶多十元八元的,一万票也就赚三四万,不用说去做,就是站在那儿收钱都觉得累得慌。谁知商学兵居然拿出当年蹬三轮车的执着,每次来都三句话离不开本行,一个劲儿地讲做快递的好处。一个成功的商人,哪那么容易被别人左右?更何况赖梅松从小就很有主意,不论商学兵说啥,他就是不吭气,不说做,也不说不做。

1999年,商学兵开着一辆崭新的依维柯回到歌舞乡。车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,最灿烂的恐怕还是商学兵的脸。在20世纪末,对歌舞乡的农民来说,谁要是能开回家一辆十几万的面包车,比不上范进中举,也算得上爆炸性新闻,冲击力足以把人掀个倒仰。何况,商学兵家过去在村里穷得数一数二,村里的男女老少像地震似的都跑了出来,围着那辆车艳羡不已。这让商学兵有了"翻身道情"的欣喜,想想自己一个从深山里走出的,在城市蹬三轮,摆地摊,什么苦没吃过,什么屈辱没受过,苦干了10年,奋斗了10年,终于找到了正确路线,取得了成功。

"怎么样,你也弄个网点做做?2000元加盟费、5000元押金就能拿下一座城市的代理权。有10万做启动资金就够了。"商学兵对赖梅松说。可以说,这辆依维柯对赖梅松有所触动,不过没有表态。

2001年年初,赖梅松最好的哥们儿赖建法也把脚插进了快递,招七八个人,成立了灿华速递杭州网点。当年,赖建法考上高中,让歌舞乡初级中学那届的80多个同学羡慕不已。在他们的心目中,考上高中不仅能走出深山,而且向那犹如天涯海角的北大、清华迈近一步。谁知赖建法高中毕业后,没上大学,却回到伍子胥亦歌亦舞的歌舞,在母校当了一名初中代课老师。

余罪:我的刑侦笔记

常书欣

13.波澜不惊

眼看着几人朝车奔过来了,高远不容多想,一拧钥匙发动车辆,打着方向一溜烟加速跑了,留给后面追来的人一股黑烟。出了路口,他回头时,那小胖子正得意地咽着唾沫,数着一堆有零有整的钱。那样子比偷到油的老鼠还乐呵。

不一会儿,高远在路口接上了王武为,又前驶了不远,王武为回头看那家伙,拿着车上的一瓶矿泉水,咕嘟咕嘟直喝,喝了大半瓶才缓过气来,整个不把自己当外人,一边不屑道:"太没职业道德了啊,出个老千也就罢了,还准备打架……谢谢两位大哥啊。"

"小子,我们可救了你啊,身上钱拿出来。"高远吓唬了一句。却不料鼠标一乐道:"得了呗,咱们一家人,谁跟谁呀。""谁和你一家人?"王武为虎着脸,侧头问道。

"三天见了你们两回,我在超市你还跟着我,你们要不是许处长派来的,你挖了我这俩眼珠!"鼠标得意道,刚才参赌,最大的底气恐怕也在于此,有省厅的人在,最起码没有被人砍杀之虞。两人坚决不承认,鼠标凑上来又道:"别装了,咱心里清楚,还真能把一群大活人扔大街上不管?对了,大哥,你那天不是开中巴的吗?我那些兄弟你见过没?别不说话,我请你们吃饭。"

车停了,高远把车泊在路边,头也不回地吐了两个字:"滚蛋。""嗨,至于这么不客气吗?说不定咱们将来是队友呢。"鼠标套着近乎。王武为慢慢侧过了头,瞪着眼,这外勤历练出来的眼光特别凶,看得鼠标激灵一下子,赶紧开门乖乖下车了,下车的时候还不忘顺手拎走了一瓶水,看得高远直牙疼,这德行和他在派出所抓过的那些小混混差不多,整个就一二皮脸,别指望他还觉得羞臊。

车再动时,王武为忍不住笑了,两人都笑了,高远半晌道:"许处在哪儿找的这个货,荤素不忌啊。""眼够贼的,咱们这么小心都被他发现了。"王武为此话出口,马上省悟了。两人互视一眼,此时心意相通,知道这个货起码懂点跟踪盯梢的技能,如果普通人,根本发现不了禁毒队员这一套。这位不必担心了,兜里有钱的男人,不会想家里的。

两人继续前行着,联系着后方,指示着方位,又一次驶向了机场一带。这个机场放眼全国也排得上号,光进出口就有A、B两组各二十个口子,每天进出的旅客总数有十数万之多,光泊在机场外的各式旅游车、省际客车就有数百辆。循着信号走时,王武为最先发现了目标:平头,还穿着那身服装,三天时间就这一位波澜不惊没有什么变化,还是斜斜地靠在垃圾桶上,左顾右盼不知道在搜寻什么目标。

"他是怎么混的?机场的保安地勤管得可够严的,睡觉好解决,可吃饭呢?这儿的东西可比外面贵一倍。"王武为自言自语着,有点摸不太清楚。"狼有狼道、蛇有蛇路啊,不在他的位置,还真想不出他是怎么干的。"高远笑着道。车驶得稍近,王武为刚刚架起DV时,那小伙动了,王武为还以为自己被发现了,又赶紧放下DV。可不料余罪不是发现他们,而是找到目标了。

"火机……火机要不?嗨,哥们,这儿能抽烟……"余罪迎着一拨下飞机的旅客,对着几位中青年男子说道。一句就见效,人群里走出来三位,嘴上已经叼上了烟,余罪手更快,火打着已经凑人烟上了,等人舒舒服服抽上一口,余罪的火机已经递过来了:"两块钱一个。"

没人在乎那点钱,三人共买了两个。这边又走出一个旅客,听口音像北方人,余罪递上火机,闲扯几句,听那人是廊坊一带的,余罪马上成了保定人,家乡话喷了几句,居然混到一支烟。一问去哪儿,余罪殷勤地指示了方向,把人给带到一辆中巴前,送人上车。接着余罪手指头勾着,车上的售票员,一位南国的黑妹子,又给他手里塞了两张零钱。

"哦,这是前脚卖火机,后脚卖人啊。"高远看懂了,给私人中巴揽客,有提成。至于卖火机,肯定不是花钱进的,机场安检通不过的火机就摆在出口不远的柜台上任取,估计这就是余罪的货源。"这小子能当个拉皮条的啊。"王武为笑着合上了DV,录下了余罪靠着垃圾桶惬意抽烟的样子,要说过得最逍遥的,就数这位了。